

吴文英词

新释辑评

(上)

乔木生云气

访中兴

英雄陈迹

暗追前事

战舰东风慳借便

梦断神州故里

旋小筑

吴宫闲地

华表月明归夜鹤

叹当时

花竹今如此

枝上露

溅清泪

邀头小簇行春队

步苍苔

寻幽别坞

问梅开未

重唱梅边新度曲

催发寒梢冻蕊

此心与

东君同意

后不如今非昔

两无言

相对沧浪水

怀此恨

寄残醉

◎ 主编 叶嘉莹
◎ 编著 赵慧文 徐育民

·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中国书店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吴文英词

新释辑评 上册

■ 赵慧文 徐育民 编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

责任编辑：毋庚才 刘瑞玲
封面设计：胡建斌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

赵慧文 徐育民 编著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编：100050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李史山胶印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857千字

印张：35.125

印数：0 001—3 000

书号：ISBN 7-80663-350-2/I·191

定价：76.00元

敬告读者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售缺者可由本社邮购。

内容简介：

吴文英（约1200～约1260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浙江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其知音律，能自由度，词名极重，作词主要师法周邦彦，在艺术上颇有特色，但也是古代词人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吴文英的词意象绵密华丽，运意曲折幽深，语言冶炼精美，讲究格律音韵。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词颇为晦涩，多堆砌典故，所谓“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南宋词人张炎语）。吴文英因与贾似道关系亲密而受到人们的抨击，但客观地讲，吴文英的词受周邦彦、姜夔影响，讲求音率、独创新腔，并善用典故，体物入微，且遣词清丽，在南宋婉约词的发展上极具特色。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收录了吴氏词作三百四十首，并一一进行了注释和讲解，并辑录了宋以来历朝各代对吴文英词的评述，是一部对吴文英词作总括的专著。

主 编：叶嘉莹

副主编：母庚才 顾之京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

温庭筠词新释辑评

冯延巳词新释辑评

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

柳永词新释辑评

晏殊词新释辑评

欧阳修词新释辑评

晏几道词新释辑评

苏轼词新释辑评

秦观词新释辑评

贺铸词新释辑评

周邦彦词新释辑评

李清照词新释辑评

陆游词新释辑评

辛弃疾词新释辑评（上下）

姜夔词新释辑评

刘克庄词新释辑评

王沂孙词新释辑评

● 吴文英词新释辑评（上下）

元好问词新释辑评

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

徐灿词新释辑评

史承谦词新释辑评

顾太清词新释辑评

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叶嘉莹

副主编

母庚才 顾之京

编委会成员

叶嘉莹 母庚才 顾之京 鲁杰民 马建农 吴凤祥 陶 玮
张 红 张 华 黄进德 杨敏如 姚守梅 刘扬忠 邱少华
王双启 朱靖华 饶学刚 王文龙 饶晓明 徐培均 钟振振
王 强 陈祖美 朱德才 薛祥生 邓红梅 刘乃昌 王兆鹏
欧阳代发 高献红 赵慧文 徐育民 吴庚舜 吴明贤
张秉成 程郁缀 严迪昌 卢兴基 安 易

总序

早在两年前，母庚才先生与顾之京女士二位教授，联袂来天津南开大学相访，与我谈及拟编辑此一套丛书之计划。我以为他们的构想极好，故曾表示支持赞同。但对于他们拟邀我担任主编之要求，则因我之才能、精力、时间，皆有所不逮，所以婉言谢绝了。及至今年春，他们二位又再度来津，重新提起要我任主编之事，在力辞不获之情况下，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目前此一套丛书即将出版问世，他们又嘱我为之撰写序言。于今执笔之际，实有喜愧交并之感。所愧者自然是对自己忝窃虚名的惭怍，所喜者则是行见此一丛书之出版，定将对今后词与词学之研究做出极大之贡献。而我所谓“极大之贡献”，则与母先生及顾女士二位最初所拟具之编选内容及体例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我就将对此两方面之特色，略加序介。

先从内容方面来说，本丛书之编选，可以说是大致囊括了从晚唐以迄清末的足以代表各种风格与流派的重要作者，基本反映了词的历史发展脉络。首选温庭筠，为《花间集》所辑选的第一位词人，在早期从事于词之创作的唐代诗人中，温氏所留存的词作数量最多，所使用的词调也最广，是奠定了词之美感特质的第一位作者，自当取冠卷首。为专集之一。冯延巳词较温庭筠之意境更为深美，极富言外之感发，固正如《人间词话》所言，“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拓开北宋一代风气。为专集之二。继之以南唐二主。中主词亦富兴发之感，有言外之远韵；后主词则“始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是使得词体自歌辞之词转向士大夫之直抒一己之情的一个重要突破。为专集之三。柳永词则以其对俗曲音乐之

娴熟，及其铺陈叙写之才能，不仅为词之长调的写作开出了广大的途径，而且更以其落拓之身世，一变五代令词中所写的春女善怀之思，而写出了矢志不平的秋士之慨，对词之形式与内容都做出了重要的拓展。为专集之四。大晏及欧阳二家词，一方面既受有南唐词风之影响，一方面又能各以其情思及修养自开境界，大晏之明丽和婉，欧阳之豪宕沉着，分别使得五代以来之令词，在北宋初期获致了更为丰美之成就。为专集之五及六。晏几道词为歌辞之词的一种回流及新变，不似大晏、欧阳之以意境胜，而以秀气胜韵超越乎教坊艳曲之外，固正如黄庭坚氏所云“可谓狎邪之大雅”，为专集之七。苏轼词则更以其诗文馀事，为小词别开天地，一洗绮罗芻泽之态，而表现了天风海雨般的逸怀浩气。为专集之八。秦观虽为苏门才士，但其为词，则并未受苏氏之影响，而是以其个人所独具的纤锐善感之心性，写出了既不同于《花间》，也不同于北宋其他各家的，别具凄婉之致的词篇。为专集之九。与秦氏时代相近的词人贺铸，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者，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曾对之大加称赏，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则对之极为贬抑。其所为词是否有屈宋楚骚之深意，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作者。为专集之十。周邦彦词富艳精工，集北宋之大成，又妙解音律，既可制为三犯四犯之曲，又兼有勾勒铺陈之妙，为南宋词开出无限法门，自是关系词之演化的一位重要作者。为专集之十一。李清照生于缙绅家妇女多不敢为词的封建之时代，独能以其才情勇气专意于为词，不仅足以与男性作者相颉颃，更能于芬馨之中，时露神骏之致，自属难能。为专集之十二。陆游词驿骑于苏、秦二家之间，颇具逋峭沉郁之概，可谓风格独具。为专集之十三。辛弃疾以英雄豪杰壮志不遂之悲慨发而为词，故能于豪放中独具沉郁顿挫之致，周济称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固是确论。为专集之十四。姜夔以江西诗法入词，更兼通音律，能自度曲。沈义父称其“清劲知音”，在词中别开宗派。为专集之十五。刘克庄颇有豪气，学辛词而缺少沉郁之致，但其“以文为词”之作风，亦不失为

词中之一流派。为专集之十六。吴文英词意境幽邃，词笔丽密，周济称其“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为专集之十七。王沂孙身历南宋之亡，故其为词常不免有麦秀黍离之感，托意深婉，遣辞工雅，周济称其“思笔”“双绝”，可以为“入门阶陞”。朱彝尊《词综·发凡》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若王沂孙者，真可谓宋季之代表作者矣。为专集之十八。以上自晚唐五代，以迄南宋之末季，所辑专集十八种，作者十九人，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词体在此一漫长的发展演进之路程中的主要流变及代表作者。

至于元、明两代，虽然不以词称，名家极少，然亦有不可没者，即如金元之际的大诗人元好问，生于盛衰激变之时代，亲历国家之覆亡，盖正如清赵翼所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其所为词，无论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类皆能于其所赋写之情事以外，别具深慨，豪放中不乏婉约之致，自为两宋后之一大作者。为专集之十九。降及清代，号称词之中兴，作者既众，流派纷起，本丛书之编辑盖以五代及两宋之主流大家为主，于清人之词未及备载，乃但录其具有明显之特色者五家。纳兰性德独具性情锐感，不假工力，直指本心，王国维谓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颇能摆脱传统旧习，为专集之二十。徐灿为清初之著名女性词人，评者多以李清照为拟比，其才情虽不及李氏之馨逸，然而徐氏词中所写的兴亡之感，其悲慨苍凉之致，则为李氏之所无，为女性词之意境做出了极大开拓。为专集之二十一。史承谦籍隶荆溪，原属阳羨一派之词人，然其所为词，则能于阳羨派之豪健以外，别具幽凄之感。严迪昌先生撰《清词史》，称之为“界内新变”。其“雅丽”之词风，与浙西词派颇有暗合之处。夫阳羨派之宗主陈维崧，及浙西派之宗主朱彝尊，固为清词之两大作者，然而其词作浩繁，本丛书一时未能将二家之词集全部辑入，于今既有史承谦一家之词，亦颇可见两派词风流变之一斑矣。为专集之二十二。顾太清为本丛书所辑之第三位女性词人，顾氏在意境方面虽

不能与徐灿之苍凉悲慨相比，然其感觉锐敏，用笔深细，往往能在日常景物情事中，写出常人所未见，出人意外，入人意中，自是女性词人中之一大作手。为专集之二十三。王国维为一代学人，生于清末民初海运大开新旧文化激变之时代，早年曾一度从事于词之创作及评赏，其为时虽短，但其所成就颇有突破传统之处。更因其天性忧郁，好沉思人生之问题，又曾研治西方哲学，故其词往往有哲理之思致，在词之传统中独辟蹊径。正可作为结旧开新之一种启示。为专集之二十四。

早在十八年前，当我与川大缪钺教授合撰《灵谿词说》一书时，我在《前言》中已曾言及要以具体词作展现词之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个别之词人与词作之评赏，只是属于“一种‘点’的性质”，而“史”的叙写，则是属于“一种‘线’的性质”。我当时以为“如果我们能将分别之个点，按其发展之方向加以有次序之排列，则其结果就也可以形成一种线的概念”。“则我们最后之所见，便可以除了线的概念以外，更见到此线之所以形成的整个详细之过程，及每一个体的精微之品质，庶几使人有既能见木，也能见林，而不致有见林不见木或见木不见林的缺憾，如此则读者之所得便将不仅是空泛的‘史’的概念而已，而将是对鲜活的‘史’的生命之成长过程的具体的认识，且能在‘史’的知识的满足中，也体会到诗的欣赏的喜悦。”只不过当年缪先生与我所作出的，还仅只是限于对少数作家的个别作品之评赏而已，如今则此一《丛书》之辑录，则是大体上涵盖了词之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种流派与风格的重要词人之全部作品，正如在词之领域中，建出了品种繁多、木繁枝茂的一片沿历史踪迹而前进的广苑长林，既可供个别之观赏，又可供历史之研究，其有功于词学，自不言而可知矣。

以上还不过是仅就此《丛书》的内容言之而已。若更就其体例而言，则其所编录者实更重在每一册专集的“新释”与“辑评”。编者对于每一册专集之撰著者所提的要求，是要在严谨的考证、整理之基础上，吸收大量新材料、新观点，融入前人研究成果，对所

选定之词人的作品进行分类、编年，并逐词注释、讲解、辑评，并力求融贯中西，自建体系。也就是说此一《丛书》中的每一专集，都各自代表了此一词人之作品、自其编订成集以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此种研究工作，其所获得的实在已不仅是一种综合的成果而已，同时也展现了每一位词人在历史长流中被接受的整个过程，其所反映的乃是文学在被接受的历程中之各种复杂的情境，是一种立体性的多面性的文学研究。按照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接受美学而言，此种所谓对“接受过程”之研究，固正为今日文学工作者之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本丛书的编著体例，则可以说是恰好为此种“接受过程”之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结古开新的基础。然则此一丛书之编撰体例，其有功于词学，自亦不待言而可知矣。

最后我还要提出来一谈的，则是此一册丛书所邀请的每册专集的撰著人，不仅都是当今词学界的重要学者，而且若推原其学术源流，更是包罗了现当代的几位词学大师的众多重要传人，既美具而难并，更珠联而璧合。然则此一丛书之出版，固洵可称为词学界之一盛事也。只是我个人既在其间忝窃了“主编”之名义，而且更在本丛书最后一册《王国维词新释辑评》的撰著中，忝窃了作者之名义。事实上在此一册专集的撰写中，我虽然参加了全程的研讨，但真正的执笔撰写人则是安易女士，这也是我要在此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为序。

叶嘉莹

2000年11月1日

写于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前言

吴文英（1200～1260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本姓翁，出嗣吴姓。胞兄翁逢龙，字际可，号石龟，胞弟翁元龙，字时可，号处静，均工词。翁逢龙于嘉定十年（1217年）登进士第。梦窗以布衣终其一生，曾为显贵幕僚。其足迹以今之江苏、浙江为主，以苏、杭为中心，旁及常州、无锡、吴江一带。其交游既有达官贵人，又有文人墨客，还有工匠妓尼。有妻室子女，均不可考。

梦窗是南宋后期的一位大词人，其自编词集以自度曲《霜花腴》为名，今已不存。后人辑有《梦窗词集》，存词340首，在宋词中仅次于辛弃疾（620余首）、刘辰翁（354首）、苏轼（349首）。对于梦窗词，历来毁誉不一，几乎有天壤之别。

誉议诋毁梦窗词中，流传最广、时间最早的是宋时张炎《词源》中所说的：“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梦窗之词，吾得取其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胡适说：“《梦窗四稿》中的词，几乎无一首不是靠古典与套语堆砌起来的。”（《词选》），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也说：“梦窗词有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太讲究用事，太讲究字面了。……唯其专在用事与字面上讲求，不注意词的全部的脉络，纵然字面修饰得很好看，字句运用得很巧妙，也不过是一些破碎的美丽辞句，决不能成功整个的情绪之流的文艺作品。”又说：“南宋到了吴梦窗，则已经是词的劫运到了。”还在《宋词选·前言》中说：“姜派词人（指吴文英等）的基本倾向远离当代形势的要求，因此他们创作的圈子便显得很狭隘，只为上

层社会服务。”游国恩等为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说：“他们（指姜派词人吴文英等）在艺术上的成就互有高下，偶然也写出一二首稍有内容的作品，但总的看来，是沿着婉约派词人脱离现实的倾向越走越远，把宋词引向了僵化的道路。”

对梦窗词推崇赞誉者亦不少。（南宋）尹焕说：“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曰：“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又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曰：“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其佳者，天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斁，追寻已远。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闲散，使人不易测其中之所有。”（清）冯煦《蒿庵论词》曰：“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脉络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曰：“其实梦窗才情超逸，何尝沉晦？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沉郁之意，乌得转以沉郁为晦耶？至张叔夏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论亦余所未解。……若梦窗词，合观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摘数语，亦自入妙，何尝‘不成片段’耶？”况周颐《蕙风词话》曰：“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郁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陈洵《海绡说词》：“梦窗神力独运，飞沉起伏，实处皆空。”俞平伯《唐宋诗选释·前言》：“他们（指吴文英等）却每通过典故辞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比之‘花间’词为深刻，也比北宋词有较大的进展”。夏承焘更以绝句评之曰：“横海仙人跨彩鸾，眼前金碧各檀栾。是谁肯办痴儿事，七宝楼台拆下看。”（《瞿髯论词绝句》）

自宋末以来，对梦窗词的褒贬毁誉，其历时之久远，起伏之巨大，在词史上是罕见的。此与梦窗词的复杂性极有关系。夏承焘曰：“宋词以梦窗为最难治。其才秀人微，行事不彰，一也。隐辞幽思，陈喻多歧，二也。”（《吴梦窗词笺释序》）指出其行迹不显，

资料少；辞意隐幽，难懂多歧，是其难治纷歧的重要原因。

梦窗词诚然与辛弃疾的悲歌慷慨的爱国词章不能相比，但也较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面对风雨飘摇的南宋时局，虽无投笔奋起的壮心，但也未完全置身现实之外，有些伤今感昔，抒发家国之叹，身世之悲；有些写景咏物，寄慨遥深；有些感旧怀人，情致缠绵；有些往来酬赠，亦展示不同襟怀；甚至还有农村词，关心民瘼。

面对国事日非，其哀时感事，抒写家国之叹的作品，颇有一些，其中代表作有《齐天乐·与冯去非登禹陵》、《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永遇乐·乙巳中秋风雨》、《述衷情》（片云载雨过江鸥）、《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水龙吟·送万信州》等。《齐天乐·与冯去非登禹陵》一词怀古伤今，在缅怀大禹光辉业绩时，发出家国之叹。《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中的“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将国势日颓与个人身世之感，一并融入写景抒情的画面中，发出了盛衰兴亡之叹。《永遇乐·乙巳中秋风雨》中的“铜华沧海，愁霾重嶂，燕北雁南天外”，化用铜驼荆棘、沧海桑田的典故，表达了家国之忧、身世之叹。《应天长·吴门元夕》的“前事顿非昔。故苑年光，浑与世相隔。向暮巷空人绝，残灯耿尘壁。凌波恨，帘户寂。听怨写，堕梅哀笛。”感叹国事日非。这些伤今感昔，抒写家国之忧、身世之悲的词作，多借景、用典表达，很少以直抒胸臆的手法，其委婉含蓄常不为人们理解、关注，故被评为“只为上层社会服务”，“偶然也写出一二首稍有内容的作品”。其实，恰如俞平伯指出的：“他们却每通过典故词藻的掩饰，曲折地传达眷怀家国的感情”（《唐宋词选释·前言》）叶嘉莹评曰：“梦窗词中充满了对此尘世无常的盛衰之悲慨……至如《古香慢·赋沧浪看桂》一首所悲慨的‘残云剩水’，《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一首所悲慨的‘紫曲门荒’则更有极深切的一份家国之痛，从这些词句，我们都可以看到梦窗从一己之时代扩大而至于对整个人世之盛衰战乱的感慨哀伤。”（《迦陵论词丛稿·拆碎七宝楼台》）

均为的评。

诚然在梦窗词中占很大比重的是感旧怀人，缠绵悱恻的情词。其中多是怀念苏州去姬与杭州夭亡的恋人。杨铁夫认为有百首之多，叶嘉莹曰有“五十首左右”。这类词感情真挚、缠绵，感人至深。重要作品有《风入松》、《莺啼序》、《尾犯》、《喜迁莺》、《惜秋华》、《荔枝香近》、《朝中措》、《凤栖梧》、《渡江云三犯》、《昼锦堂》、《浣溪沙》等。夏承焘曰：“集中怀人诸作，其时夏秋，其地苏州者，殆皆忆苏州遗妾；其时春，其地杭者，则悼杭州亡妾。”（《吴梦窗系年》）具体作品在时空上可能不同此说，但忆苏州、杭州二姬妾之作，深挚感人迥异于一些庸俗的艳词。

梦窗咏物词涉笔较广，有柳、海棠、兰花、水仙、荷花、木芙蓉、桂花、菊花、瑞香花、香橙、茶、雪、松、牡丹、音乐、熏衣香，尤以梅花歌咏最多，如腊梅、古梅、红梅、墨梅、落梅、青梅、探梅等。这些咏物词，有的尽态极妍，典雅飘逸；有的略貌取神，寄托深远，耐人寻味。重要作品有《宴清都·连理海棠》、《还京乐·友人泛湖》、《拜星月慢》（咏莲）、《解语花》（咏梅）、《风流子》（芍药）、《过秦楼》（芙蓉）、《丁香结》（秋日海棠）、《浣溪沙》（蜡梅）（桂）等。

其酬赠词在集中亦占较大比重，其酬赠的对象颇复杂，有皇亲显贵、有文人墨客，还有工匠道僧。内容则因人而异，有不少是内心情感的交流，也有泛泛的应酬之作。在赠友人石帚、黄复庵、毛荷塘等人词中，多抒隐逸之乐，在赠吴潜、万信州等人词中，抒发了忧国伤时之叹，在赠史云麓（宰相史弥远之子）的词中，更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如《江神子·喜雨上麓翁》中道：“身闲犹耿寸心丹，炷炉烟。暗祈年。随处蛙声，鼓吹稻花田。秋水一池莲叶晚，今喜雨，拍阑干。”此与辛弃疾的“稻花田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的农村词，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今喜雨，拍阑干”化用北宋刘概思虑世事而拍阑干的典故，表达了家国之念。

在众多酬赠词中，最为人们指斥的是赠奸臣贾似道的四首，赠嗣荣王赵与芮的四首。在赠贾词中，我们看不到一点国事残衰的悲慨，只是表现一派闲雅高华的情调，虽有歌颂与伪饰升平之语，但无谄佞干求之词，这正是结交显贵不可避免之酬应。这与赠与前宰相吴潜的几首词中所表现的“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之感伤国事，满腔悲愤之情截然不同。赠嗣荣王的四首均是入荣王幕府时所写的祝寿词，称颂溢美之辞自不可免。

梦窗是一位才情超逸。工于创作技巧，自树一帜的词人。在艺术构思上，既有裁云缝月之奇，又有敲金戛玉之妙；谋篇布局上另辟径路，别开生面；讲究音律，用辞典雅、柔媚，崇尚婉曲，好用比兴，变清真的“明秀”为“隐秀”，形成密丽幽深的风格。

艺术构思奇妙，常出人意表。如《锁窗寒·玉兰》，“题标玉兰，实指去姬，诗之比体；上阕映合花，下阕直说人，又诗之兴体”（杨铁夫语）。《瑞鹤仙》（晴丝牵绪乱）全篇写忆姬，但构思巧如连环，开合勾连，跌宕反复，千回百转，令人回肠荡气。《瑞鹤仙·赠丝鞋庄生》，不仅从针线、鞋楦、装饰等诸方面赞鞋匠制鞋之工巧精美，而且想象帝后着履后可飞入青天，依傍星辰，乘云驾雾等来勾勒丝鞋之绝妙超群，可谓奇思妙想，尽态极妍。《扫花游·赠芸隐》全词抓住友人“芸隐”为号入手，写其隐居之乐，结尾处方点出其正在仕途，并未归隐，在前后对比中道出招其隐居的题旨，通篇所写隐居之乐，均以虚笔出之。《无闷·催雪》全词写“催雪”之景，几乎句句使事用典。而且在结构上曲直相间，虚实结合，正面反面侧面，前路后路，起伏回环，有尺幅千里之观，玩索无尽之味。

梦窗词工于造语，柔媚典雅。前人每称其词类于李商隐之诗，“词家之有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好用艳字、代字、使事化典、创造新词，翻开梦窗词，几乎处处可见。比如《无闷·催雪》词中，以“飞琼”“弄玉”两仙女驾鸾而至

来喻雪，用“琼”“玉”之白而晶莹比雪的色彩与晶莹的质感，颇为贴切，而且以仙女比雪，更使形象生动而富有空灵飘逸的美感。正面写“催雪”时，用专写诏书的鹤体字及卫夫人的“玉壶冰”体字来比拟，不仅以“鹤”之白，“冰”之晶莹喻雪之质感贴切，而且庄重美丽。写待雪时，则曰：“放绣帘半钩，宝台临砌”，词语艳丽，颇有闺中佳人等待意中人的情韵。写盼雪又怕雪大的心理，却言“还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泪”创造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美丽意象。其用辞既密且丽，正如况周颐所说：“梦窗密处，能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

章法上善于回环穿插，时空交错，令人目眩心迷。张炎评曰：“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词源》）王国维评曰：“映梦窗零乱碧”（《人间词话》）而清人冯煦却说：“梦窗之词，丽而则，幽邃而绵密，脉络井井”（《蒿庵论词》）此两种评论针锋相对，贬之者认为梦窗词靠辞藻堆砌，没有脉络；褒之者认为吴词不仅绵丽，而且脉络井井。关键在于梦窗采用了时空交揉的结构章法，并且在词意转折提顿的地方不以虚字显明，而是“用实字或静辞，以为转接提顿者，即文章之潜气内转法。”（《蕙风词话论评》）如《塞翁吟·赠宏庵》全词主旨劝其归隐。上片写请友人归来赏菊，下片空际转身，另换一境，叙事繁多，几乎一句一事，均是设想之笔，各事之间，均无转折提顿的虚字，而且各事又用典故、丽语，初读必有“零乱碧”之感，但细细研读，就知其在时空交揉中又用了“潜气内转法”，全词的脉络还是井然有序的，对此法夏敬观称为“外涩内活”。

结构上的时空交错杂揉，不仅表现在句与句之间，没有虚字提顿转折，使读者难以辨识，而且还表现在一句、一韵之内。如《霜叶飞·重九》“彩扇咽寒蝉，倦梦不知蛮素”二句，将今日实有之寒蝉，与昔日实有之彩扇作现实的时空混置，这两句讲的是昔日持彩扇歌舞的杭姬，如今已逝；而今只闻寒蝉凄咽，怎不令人倦梦！这